

● 辽宁人民出版社  
● 迟早 心青 辛伍 编著

# 野蛮人 和他们的 孩子



G78  
C62

G78  
S42

# 野蛮人文明人 和他们的孩子

- 辽宁人民出版社
- 迟早 心青 辛伍 编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野蛮人、文明人和他们的孩子 迟早等编著.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7. 8

ISBN 7-205-03903-7

I. 野… II. 迟… III. 儿童教育-教育方式-研究-中国  
IV. G6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6503 号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 150 千字 印张: 9<sup>5</sup>/<sub>8</sub> 插页: 6

印数: 1—10,000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责任编辑: 张富娟 吴长勇 责任校对: 孙东岩

封面设计: 刘冰宇 版式设计: 王珏菲

---

定价: 13.40 元

○野蛮人、文明人和他们的孩子

○文明与野蛮有分界吗？

## 文明与野蛮有分界吗？

这里，以文明和野蛮冠称的，并不是两个可以截然划分的群落。如果我们熟悉罗伯特·路威的那本阐述人类文明史的著作，我们很容易认识到，文明人有时候很野蛮，野蛮人有时候倒很文明。我们便不会自傲地将人类进步的功劳归为己有。同样，我们也能理解路威先生为何发出“我们文明吗？”这样具有自省意味的疑问。

谁是野蛮人？也并不像谁是白人、黑人那样伸手好指。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人在进食方式上以早在商代就使用筷子而自豪，对于以刀叉进食的西餐，我们尚可以谦虚的姿态学习操刀使叉，而对于抓食文化，似乎就不太肯轻易就范，甚至认为其有些原始和粗俗。其实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抓食还是我们祖先的主要进食方式。而印度教始终坚持，认为使用器具用餐是不洁净的；伊斯兰教只准许用右手的拇指、中指、食指抓食，因为右手是神圣的。那么在三种不同的进食方式上，非要区分出文明和野

蛮的行为的话，就只能是站在主观立场上的一己之见。这一点又恰是被人类学所弃绝的——“拿自己的标准衡量别人是最大的错误”。以文明而言，也并非只有我们自己的文明才是惟一的文明。何况就我们所知，文明是一种运动，而不是一种状态，是航行而不是停泊。没有人知道文明是否已经到达了文明的目的地。即使在最为文明的社会中的最为文明的时刻，这一社会成员的大多数也仍停留在接近原始人类的水平上。汤因比先生的这一见解使我们在对野蛮人认识的把握上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同时指出，有生命的造物的最使人困扰的弊病之一，就是自我中心主义，对此，我们都有过亲身感受。在那些具有自我意识的造物那儿，这种自我中心主义还会产生一种错觉：每一个人，每一个部落，每一个社区，都认定只有自己才是被上帝选中的。而这种只对自己的独特价值存有信念的错误，并不是很容易能为我们所认识的，虽然，当这种紧抱住对自身信念的错觉的情形发生在他人身上时，我们会很轻易地看出其中的谬误。

就是被我们居高临下可以任意挑剔的野蛮人，也是不可避免地以自我中心主义的视角看待事物。在一部反映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电影中，透过茂密的树叶窥探一片发黄的

○野蛮人、文明人和他们的孩子

○文明与野蛮有分界吗？

水利工地，居住在原始森林里的澳大利亚原住民酋长对他的儿孙们说：在那绿色的尽头居住着一群野蛮人。他们认为自己赖以生存的绿色空间都是让那些搞开发的白种野蛮人一天天地给破坏了。无可否认，对资源的利用以及对地球的破坏，我们显然是超过以往。

文明与野蛮的分野的确很令人困惑，而且“文明人”和“野蛮人”争相扮演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角色。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古德先生在他的《家庭》中几乎提出了同样的见解：“人们在研究家庭时，必须克服各种偏见。通常的偏见是，人们往往存在着一种自我优越感，认为自己的行为和所属民族与社会的道德规范是天经地义的，是无可厚非的，而对别人的行为和其他民族与社会的道德规范往往看不惯，喜欢妄加评论，甚至无理指责。如果人们不克服这种‘自我中心主义’，要作出科学的结论是不可能的”。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也在提醒我们：当我们错误地以为未开化人只是受机体需要或经济需要支配时，我们则未曾想到他们也可以向我们提出同样的指责，而且在他们看来，他们自己的求知欲似乎比我们的求知欲更为均衡。所以，我们还是不要盲目地滋生傲慢之气。而路威则告诉我们：“我们的文明的仓库丰满，塔

斯曼尼亚文明的仓库空虚，不为别的，只因为我们前前后后接触过异族不知其数，而塔斯曼尼亚人接触过的简直等于零。因为任何民族的聪明才智究竟有限。所以与外界隔绝的民族之所以停滞不前，只是因为十个脑袋比一个强。”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无论人类灵魂的本性将被证明是什么，我们都已经能够或多或少地确定，在像我们这样的现代人类中，或在像新几内亚土人和中非洲小黑人那样的彻底原始人中，人类的本性大体上是一样的。

因此，文明与野蛮只是相对而言的，而我们对于文明的理解和接受同样要战胜一些自身的困难。因为文明的进步并非只意味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意味着从束缚每个人的种种社会制度的锁链中分别得到解放的程度。而我们是否肯于放弃已经习惯的生活，情愿投入到被解放的怀抱，这种思想观念的障碍同样是文明进步的艰难所在。

## ○ 野蛮是文明的源头

那么，何谓文明？弗洛伊德认为他对文明的此种解释，人们应感到满意：文明只不过是人类自然之防卫及人际关系之调整所累积而造成的结果、制度等的总和。这

○野蛮人、文明人和他们的孩子

○文明与野蛮有分界吗？

○野蛮是文明的源头

话尽管听起来多少有点绕舌，但这位精神分析学家的概括不无道理。很多学者对文明下定义的兴趣不亚于对文明本身，其中吕叔湘先生在《文明与野蛮》“译者序”中对文明的解释虽非学术但很精彩：文明是一件东拼西凑的百衲衣，谁也不能夸口是他“独家制造”；“转借”实为文化史中的重要因子。而且毫无疑问，野蛮是文明的源头，原始人以石互击，使之形成尖利的刀，他们是用此切割可食用的肉。而原始工具的发明正是通往人的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一切文明都是由此经过长期缓慢的进化过程发展而来的。正像现代公路常常修筑在古代粗糙的道路残留的路基之上一样，现代思想和行为也遵循着原始思想和行为的轨迹。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我们希望完全理解文明之前，就得先了解野蛮状态。尽管相对于文明而言，野蛮状态要简单一些，但是把握对它的客观理解却并非是一件比制作原始工具更容易的事情。

在本书的视野中，野蛮只是作为历史演进中一种相对的生存状态出现的，而并非与文明为敌，并非是嘲谑与消解文明的恶势。这种相对性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在时间跨度上，它是昨天，是从前的文化；在生存状态上，它相对于文明是一种落后的方式。比如在我们这个地球村里，

依然还有以原始和落后方式生活的部落，与拥有现代工业和城市文明的人群相比，它们显然是野蛮的。这里我们试图放弃对“野蛮”二字的狭隘理解，不强加它们以贬意，也不仅仅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这种理解、真诚和客观的态度，对于我们认识已成为历史的事情是必要的。胡适先生在 1932 年与人讨论历史时曾说过，“凡先存一个门户成见去看历史的人，都不肯实事求是，都要寻求事实来证明他的成见。”怀疑曾是中国学术考据传统中的一个基本精神，如朱熹所言：“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而西方考据学到本世纪中叶，业已完成了从“怀疑”到“理解”的转变。他们主张“返其旧心”以理解昔人的取向。其中的代表者、法国的马鲁就认为，理解今人和理解古人的关系呈现着某种诡论意味：一方面，我们基本能理解与我们相像的事物；另一方面，理解“非我”却必须抛弃我们自己的先入之见，把“非我”当做“非我”（即不当做“我”）来理解。即使对同一文化系统内的今人来说，古人实际已是“非我”。所以“以今证古”这一取向虽可行，但比较稳妥的方法，也许还是在承认古今有所不同的基础上，自设为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的古人，通过人的共性，返其旧心，从上下左右去

○野蛮人、文明人和他们的孩子

○文明与野蛮有分界吗？

○养育中的文明与野蛮

知人读书，首先读出昔日的上下左右来，然后从昔日的上下左右读之，借共性以知其个性，庶几可以接近历史的原状。因为古今人之间也存在着一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共鸣。

## ○ 养育中的文明与野蛮

人的所在，便是教育的所在；教育所在的场所，最早的是“人之初”的场所，这便是家庭。一个人的基本性格在儿童早期，在父母环境的影响下就已经决定。甚至在弗洛伊德主义者看来，母子间的下列行为在孩子的人格形成中起着决定作用：母亲是否搂孩子，孩子是否通过母亲身体的温暖来体验她的爱，母亲是否遵守规定的哺乳时间，或者是否当婴儿需要吃奶的时候就被哺乳。不仅如此，对婴儿是突然断奶还是逐渐断奶；是通过强制力训练儿童自己动手洗漱，还是父母等待孩子们认识到整洁是自己的需要，让他们自己去洗漱；孩子们是否因弄脏而受到惩罚等等。也就是说，所谓的进食和排泄需要的满足，或者能否由于断奶对儿童造成创伤，对儿童后期人格的发展形成起着决定作用——这些决定了儿童长大以后是具有攻击性性

格还是具有非攻击性性格。因此，文明的努力是要通过心理学教育和健康学教育来说服父母，让他们将他们的婴儿紧贴在身上，并应根据婴儿的饥饿情况将婴儿放在怀中哺乳。婴儿对整洁产生了关心应该成为他们自己整洁需要发展的结果。有一点是很明确的，父母对子女的态度确实给孩子造成极大的影响，在爱和关怀中长大的孩子本身也能更爱别人。在受到较多独立训练机会的孩子身上，他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办法也会更多，否则，他也可能很容易被生活中的些许困难所打败。

在国际审判法庭西德纽伦堡的审判记录中有这样一幕：集中营的头子威尔豪斯出于开心并为了取悦他的妻子和女儿，蓄意从他办公室的窗户朝着在工作场地干活的囚犯用自动武器扫射，有时他将武器交给他的妻子，由她来开枪。有一次，威尔豪斯为了使其九岁的女儿开心，发出命令，将两个四岁的孩子抛到空中，同时他举枪向这两个孩子射击。他的女儿十分开心，并且喊着：“爸爸，再扔一回！”于是威尔豪斯又重复了这种表演。

像威尔豪斯这样恶魔般的父亲显然是个极端的例子，也很少有儿童受到他女儿这样的“养育”。那么我们还能期待这个九岁的女儿将来会更爱别人吗？

○野蛮人、文明人和他们的孩子

○文明与野蛮有分界吗？

○养育中的文明与野蛮

在家庭中，每位家长不仅将他精神的、健康的因素传达给他们的儿女，而且不管他们愿意与否，也将他们的社会存在、社会态度和社会思考传达给了他们的子女。

我们只想对人类在养育方式上的各自形态，做出力所能及的描述。尤其是所谓野蛮人和他们的孩子，更是我们的兴趣所在。而满足这样的兴趣，在实际做起来时才会发现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在众多史志类的书籍当中，一些看去很偏狭的领域也都日益有了自己的史记，比如面具史、酒令史等等，可是似乎还找不到有关野蛮人亲子关系的专门著述，而这样的文字对今人又并非没有必要。一些人类学家也发现了这样的缺失，在他们的努力下，我们多少得到一点机会可以循路走近那些早已远离我们的家庭，感受他们之间亲情的表达方式。野蛮人的文明有时会令我们自惭形秽，比如他们很少动手打自己的孩子，更没有以体罚为目的的行为。这让我们对凝结在“不打不成人，棒头出好人”的历代教育妙语产生质疑。而在武士道盛行的日本，少年的候补武士一不服从的确就得挨一顿痛痛快快的毒打。在17世纪的欧洲，亨利四世明明白白命令他儿子的保姆鞭打那位王子，因为他认为，世上没有比这个对他更为有益。小王子的挨打还被认真地记录下来，比如：

1603年10月9日。8点钟醒。他顽梗不听话，第一次施刑（这时候小王子才两岁）。

1604年3月4日。他11点钟便要吃饭。饭拿来了，他叫拿走，一刻儿又叫拿来。讨厌。痛加鞭挞。

体罚教育给这位已经即位的9岁少年带来的感想令人慨然：“倘若他们肯不打我，我宁愿不要这些富贵尊荣。”而这种方法在17、18世纪的文明欧洲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教育手段。路易十四和他的长子也都被这样的教育亲近过。英国教育中就有“省了棍子，宠坏孩子”之说。

美国也是如此，在整个19世纪，都视体罚为教学适当的手段，不论波士顿最好的学校或边疆学校都常常使用体罚。晚至19世纪70年代，学童不仅行为犯规，甚至成绩欠佳，都要受到鞭答。许多家长根据一个教师执行令人痛楚和蒙羞的体罚的热衷程度，来判断他的好坏。人们相信，处罚一个犯错的孩子是为自己好，这种观念在文明的进程中消除得很慢。以致自从第一个州规定教师打学生系属非法后，至今已一百多年了，但是大多数的州仍明文规定准许或不禁止学校执行体罚，有些地方虽然明令禁止，可是仍有执行体罚的事情发生。比如，纽约市法律是禁止公立学校施行体罚的，可是1974年时仍发现有些学

○野蛮人、文明人和他们的孩子

○文明与野蛮有分界吗？

○养育中的文明与野蛮

校的行政人员经常用板子或皮带打学生。

原始人没有这样的习惯，可是他们有自己的方式让孩子经受磨难。成丁礼的仪式如被我们熟知，就足以让我们有不寒而栗之感了，可原始的少年却能用内心的信念战胜这些必经的痛苦。

历史的发展表明，文明与野蛮并非完全是以我之矛攻彼之盾地搏斗着，至少这不是它们惟一的关系，尽管它们的确是很爱交战的一对仇敌。而且我们的立场从来是不愿看见文明在交战中伤痕累累，它的一路凯歌很让我们庆幸自己是个现代人，我们尽受文明的恩惠：从结绳记事到电脑写书，仅仅因这一项飞跃，一个文人就享尽了福份。除此，文明与野蛮还有着不可分割的传承关系，显而易见的是，文明人的生活习性并不是因文明而生的，很大程度上是对先人的承袭。教育也莫不如此，正像瑞士学者克那本·汉斯博士说的那样：“正惟那些物质文化最贫乏的部族，成就了许多我们认为最新的教育原理。”从这一点而言，我们也不该对我们之外的所谓野蛮人的养育方式一无所知。

那么，在以“返其旧心”的平等接近中，去体察野蛮人的教养方式，于我们当今的亲子关系，未必不能有所启

示和收益。比如，我们今天一再强调对孩子要进行挫折教育，有的家长为此目的，甚至将孩子特意送到艰苦的地方去，因为他们认为这对孩子的成长是有益的。而被我们费心策划的挫折情境，在原始和野蛮人孩子的成长中却并不鲜见，他们特别注重对儿童的实际生活之训练，这更是生存本身的需要，而非出于教育的刻意而为。这一点是否更应得到今人的赞许。

再有，原始社会几乎没有我们所理解的正规的学校或专业的教育者，孩子成长中所要获得的一切知识，大多来自于家庭和部落的传授。态度和技巧都是通过“在工作中”观察学习到的。比如在加利福尼亚的尤诺克妇女善编篮子，年轻的女孩看到年长的人编，通常就在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去模仿。在一段时间中，他们就这样得到较多的直接帮助，而不是在接受社会的正式教育或培训的情况下发展他们的技艺。即使在其社会中有正规的教育，他们的相当一部分文化信息也是通过观察和模仿而学到的。这种学习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最易接近的家人。比如文静的阿拉伯齐人对孩子的培养是逐渐的，一个阿拉伯齐妇女会在当一个小孩受到惊吓时，将乳头递给他，即使这个小孩已过了断乳的年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蒙杜古穆尔人就

○野蛮人、文明人和他们的孩子

○文明与野蛮有分界吗？

○养育中的文明与野蛮

慢慢地对孩子冷漠，而且当孩子不按照大人的要求行事时，也会受到痛打。不同的培养方式对孩子的个性发展影响很大。家长们在警告孩子们必须学习一般的习惯时，其基本动力是使孩子的本能形成社会可以接受的行为。在原始社会中，家族有很大的作用，在个人的幼年教育的机关，在较后又是学习产业的地方。家族最重要的作用是担任传达文化，一代传过一代。

家庭教育，当然这是我们后人创造的名词，贯穿于原始社会的每个孩子成长的始终。而这种教育方式依然被我们当代人大加承袭。据美国官方不完全统计，全美有 50 到 70 万少年儿童是在家庭学校中学习，他们的老师就是自己的父母。另有学者估计，家庭学校的学生总数可能多达 250 万。而且美国人重视家庭教育有其理论根据，提出这一理论根据的是已故的美国教育学专家霍尔特。这位离经叛道的学者认为，美国教育的弊端从根本上讲过分重视教师的教育专业文凭，而且学校这种体制和形式也不适合青少年教育的要求。霍尔特于 1985 年出版的《由你自己来教》的专著提出，孩子天性就喜爱学习，不必用各种要求规范他如何学习，更不必搞各种有害无益的测验和考试。孩子向父母学习，会保持友爱、和善和纯真心灵，不

染学校里的恶习，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也会非常亲近。

走近野蛮人生活的意义还在于，人类的发展固然是抛弃糟粕、不断进步的过程，但也存在着由于认识上的局限，一些实际上是有益的东西，也被我们不慎地失却了。当我们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回眸一望时，我们也许会清醒地意识到曾经的过失，重新找回不该丢弃的东西。拿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有多少优良而宝贵的文化遗产如今都已失传，在一片抢救声中，我们不如耐心地对历史作一次寻访，不如像路威先生那样有勇气说：我们文明吗？

的确，文明经受着考验。